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也母不詳何氏夫人娶不見於經在位一十有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

季氏私考曰凡首年首月雖不書即位必存正月以國有君則有政也定公始于六月即位則

歲首猶未有君故不書正月而直以三月起後
事也胡康侯曰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
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曾於是曠年無君是
已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按晉定公志修伯業則當務之急莫大于朝王
令嗣位三載此禮缺然則成周之城謂之義舉
則可謂之尊王則未也何以令其臣故輦轂之
下慶賞刑威皆當請命天子卽晉侯親在督役
且不得擅執見事之百工卽宋公亦不得自執

天子之命卿況以大夫而可執列國之大夫哉今范獻子以宋仲幾不受功不請命于王而私執又不歸于王之士師是不知有王也蓋晉之六卿招權擅政素不知有王室而定公初立又未嘗倡以尊王之義故率意妄行其在京師猶其在國都耳春秋人其大夫非即所以人晉侯乎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季氏私考曰昭公既薨魯群臣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

在乾侯季氏之所忌故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正爲國久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已所爲故不以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祔則太遲是也豈爲喪紀而君宋於五月之後哉況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已援立之恩耳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羣臣有能如晏嬰之輔齊景公者則季氏之族將必與崔杼同夷

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賢如仲孫何忌亦以
聲勢相倚懼弱其黨不能盡心一力以獎公室
使宋卒爲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衰自是不
振咎將誰歸哉

按王氏經世謂定公受位于賊曾不念先君之
有適在至比于桓宣非也公衍公爲不惟意如
之所忌嫉而昭公之出奔客死皆起于謀伐季
氏二子實不能無罪焉藉令宋孫位于適則意
如固必不相容卽國人之心亦有難使帖服者
篡弑之事勢所必至與其冒萬世大逆之罪孰

若順一時之人情以安國祚乎故定公雖不無
欲責之心揆之理勢亦合如此

秋七月巳巳葬我君昭公

按昭公薨半載始以其喪歸固因國未有主季
孫欲久暴露于外以洩其忿若喪既歸定公已
立何踰月遠葬當是時仲孫何忌學禮于孔子
亦不執禮以爭之何畏懼之甚哉若非榮駕鵞
之言則溝而且謚意如之害公不遺餘力矣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按煬公季氏私考以為伯禽之子考公之弟熙孝恭氏謂煬公以弟繼考公猶定公以弟繼昭公故季氏立其宮以明舊制避人譏巳亦無的據左氏云昭公出乎子禱于煬公則禱祖以臧孫理所不順意如必不若是之愚也此必淫邪之神世仰托之以祈禍福意如因欲逐公而偶應其求遂立宮耳不經之事聖人何以書所以甚意如之惡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汪克寬氏曰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

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
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
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爲霜所殺又何足以煩
聖人之筆乎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按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爲庫門而臯門
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
魯有雉庫路三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
門天子應門則雉門之制與天子同矣兩觀在

雉門外兩旁東西各置一臺作樓于上以懸法
象示民觀故謂之觀其狀巍然高大又謂之象
魏臺下不爲門空虛洞達闕然爲道故又云魏
闕蓋中門惟天子出入則開而兩觀之下則臣
民往來之常路漢書所謂伏闕詣闕者卽此處
也觀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然大雅緜之詩稱大
王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則諸侯止宜二門而魯之雉門兩觀皆非其分
于家覊所以爲僭而後世陳祥道云爲周公故
則又爲魯解耳及者災起于門也非不以微及

大也權歸季氏定公無爲則臨民布法之地亦爲虛設故災非爲僭也僭不始于今日也

秋楚人伐吳

季氏私考曰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柳又庸劣適與吳子光同時而光則同辛苦以親其民修禮文以大其國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嘗忘楚哉而昭王不能內自修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而遣人伐之以弱臨強力豈能敵自是大爲吳困而不復能再報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按魯之有雉門兩觀相仍久矣災則必作作則必新春秋亦因事書之耳未必有他意也自左氏載子家以設兩觀爲僭公穀有修大加度之譏而後之譚經者遂同聲附和不知此時公室貧困興作甚難焉能侈爲美大而定公柔弱刼制强家豈可遽責以撥亂反正之事乎但攬權之志亟當猝礪更新則聖人書作兩觀而感慨寓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定公初立權歸季孫凡事掣肘不可槩責獨朝王一節乃綱常名分所係人心之所不能昧者試一舉行而諸侯不聳動亂賊不寒心者未之有也乃不朝周而朝晉何昏愚至此哉及河而拒亦六卿為季孫之計也魯定之恥不待言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子益嗣是為隱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季氏私考曰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濫近於費蓋依季氏也邾莊公必嘗懼黑肱導魯爲患矣至是隱公初立以先君時嘗與仲孫何忌同城成周來求爲此盟而何忌實受邾託矣惜乎何忌仲尼之徒庇邾者甫十三年而復以兵伐他何望其不失信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子柳立是爲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趙鵬飛氏曰楚昭昏庸四鄰不親故晉定一擧
而諸侯雲合一擧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齊桓
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
大敗今三倍於桓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
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
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
機實失於此

按晉定公志修伯業而坐失機會不足責矣從

獨取蔡侯之工于謀審于觀釁而決于報復也

蓋昭侯隱太子之子也含祖父之仇矢不共之

志見楚昭昏庸囊瓦嗜利遂製兩佩裘如楚以

蠱惑其君臣釁可乘矣遂沉玉誓漢質子乞師

當其時天子遣元老會者十八國豈晉定力能

致之亦憾楚人之暴橫而憐蔡昭之甚也及荀

寅求貨蔡申豈惜一賂哉料其事不濟而激楚

怒遂適吳以謀伐楚于是初戰栢舉而囊瓦奔

鄭五戰入郢而楚子奔隨人知伍員之復父仇

乎而不知蔡昭侯夙世之恨亦少舒其萬一矣

故春秋序蔡侯于十五國君之上大其志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按沈與頓胡皆服楚之國召陵之會頓胡皆從沈獨不至必平日輔楚爲惡頓胡蔡許諸國常受其毒故疑畏不敢偕來耳觀蔡既滅其國復殺其君苟非懷恨之深何至此乎然蔡之所不共戴天者楚也楚雖不勁于吳欲以取蔡如兀上肉耳昭侯既與諸國侵楚今又滅其與國藉令楚子釋晉之恨而肆毒于蔡則如之何春秋

書臧書殺罪之也亦危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按魯積衰之勢至定公而極矣公之在國呼吸動静皆刼制于强家似不能出疆以請討今元老王會列國同盟儻能以季氏四分公室之事追逐先君之惡極言申訴請移師以正之此非一機會乎即不然而表暴其罪施之文告令悔過自新季氏亦未必不少知懲戒柰何蔡昭侯以亡國之裔猶能集十八國之君以報父祖之仇定公以堂堂望國之主而不能出一言以雪

恥何昏庸畏縮一至此哉程子謂皋鼬之盟出
于公意抑不知何作用也皋鼬鄭地

杞伯成卒于會

子過嗣是爲僖公皋鼬之諸侯即會伐楚之諸
侯召陵爲伐楚而盟而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
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按容城在白羽之南白羽在楚北鄙與中國爲
鄰召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怒其內附故遷之容

城以離其交耳先儒謂其違害就利而願遷故

春秋以自遷爲文則何其不憚煩哉然盟會甫

臨偪遷隨至許亦難乎其爲國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按會以盟爲重然盟必先會臯鼬之盟王臣不

在諸侯將歸乃會之要盟也此召陵之會故以

會爲主侵楚無功不待言矣

劉卷卒

按卷卽劉蚠當王猛之時挾君崇黨幾危王室

非純臣也陳傳良氏以爲敬王之難有劉子焉

是以卷爲賢故書卒矣然單與劉同事而不卒尹氏專權亦書卒是春秋亦從訃告云耳豈以卷有功于敬王而書之哉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按蔡昭既集諸侯以侵楚又滅沈以翦其黨則楚師之圍實其自取但晉既主召陵之會而坐視不救則荀寅之故也晉定之受制强臣輕棄與國有如是哉春秋書此危蔡且罪晉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按召陵之役荀寅以求貨不遂怒蔡故以無損于楚而失中山爲慮今蔡圍不救而鮮虞是伐酬其言也范鞅黷貨之夫與寅朋黨孔圉者達之玄孫無利于衛而繕甲相從不亦愚哉

葬劉文公

李廉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春

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係采邑下係本爵其説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按是時蔡圍已解故昭侯得去國而如吳吳之謀楚已非一日然舉兵之期寔自蔡侯趣之故稱以見其能驅使吳也非以吳形晉之難也吳

雖夷習出自太伯之後與蔡同姓一時相與實有同仇之義焉蔡稱侯故吳稱子亦理也非特進而書爵也柏舉楚地楚聞吳師將至遣囊瓦帥師拒敵遇于柏舉吳遂進戰而三勝之可謂勇而銳矣合將衆而言故稱楚人囊瓦其主帥也瓦見得臣子側之殺楚法無赦故懼而奔鄭主帥奔則衆無統吳之入郢遂如破竹矣

庚辰吳入郢

按上稱子者以出師之始言故稱爵以見兵與之有主此稱吳者以戰勝之後言故但稱國以

見師徒之深入蓋一役再有事則從其恒稱也胡康侯順天命奉天討之說亦祖公羊而爲之者似未安郢楚都也雖吳之行事無道不足以滅楚而二百年中國神人之積忿亦少舒矣此非天之假手于吳者耶春秋書此非以大吳實爲中夏幸蔡昭幸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歸粟于蔡

按左傳云周亟矜無資則蔡未見告饑公穀稱諸侯歸粟又何以獨書會皆不得當時行事之

實而爲之說者也此季孫意如之謀也意如見
蔡昭侯報父祖之仇吳能遂其所請不若齊晉
君臣貪賂以棄與國者比儻魯昭之後亦有圖
報如昭侯者乎將何以自免于罪戾故歸粟于
蔡以悅吳討亦甚狡矣不然魯蔡雖皆姬姓之
國實未嘗有一日之好于魯也况魯公室困乏
國用且不給何得餘粟濟人哉

於越入吳

高閌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
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

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為桓子杜氏曰于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戾桓公也于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于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季

氏私考曰季平子專權爲惡必以陽虎爲腹心虎之預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告終而桓子武叔嗣之皆稚弱不能自立國命遂爲虎所執矣公山不狃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虎黨也政安得自大夫出哉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

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按左氏載公為晉討伐胥靡固不足據而季氏私考謂魯鄆田之故疑鄭與齊合故伐以威之尤牽強獨高閌氏謂晉以鄭滅許命公討稍是但晉與鄭近何不自討乃使魯越宋衛而遠侵

耶竊意三家分魯公室無民安所得師徒之衆是時季桓子稚弱陽虎欲竊其政柄故乘晉有惡鄭伐許之意遂具卒乘與公自將使魯之兵權先屬于公漸以歸于巳耳故上書僂下即書至見無功往返公特爲陽虎假公濟私之媒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按陽虎欲竊季氏兵柄故使公自將以睹釋之然公既歸則尚未有所屬故遣斯如晉而何忌者斯之儔亞也兩人俱遣虎始得專執之矣此其爲謀不甚巧乎左氏云桓子獻俘陽虎強使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是已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按晉卿黷貨爭權擅執國使固當稱人以貶之矣然樂祁犂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爲重國事爲輕已失使人之職分故稱行人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杜元凱以爲非其罪失春秋之旨矣

冬城中城

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

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按鄆自昭二十五年齊取以居公三十年鄆潰而貳于齊齊亦以爲有功于昭而視爲故物矣況貪詐恃强卽善其辭令以求復且不可得乃帥師以圍之耶蓋由斯桓初當國未諳事體忌習于禮不知兵訐陽貨欲去三桓以奪其政遂給二卿以取罪于齊耳明年國夏伐我西鄙兵連禍結竟無寧歲誰生厲階乎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按是時晉伯既衰楚氛稍息齊景公欲乘間圖伯苟必得望國以爲號召乃可糾合諸侯而魯衛爲兄弟和好之國非得衛不足以致魯故因鄭方有仇魯之志結鄭以盟于鹹鹹者衛地也將使地主必出遂結衛以感動乎魯耳而靈公不出于是乎有行人之執侵衛之役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季氏私考曰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

沙耳其地近沙鹿在齊衛之間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李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夫當晉楚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此春秋之所深慨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按昭公羈棲鄆邑惟齊是依而齊不能一出偏師向魯鄙問季氏之罪及鄆潰則棲之爲已邑

是但知利其有不知急其難矣桓子稚弱當國不量時勢妄興圍鄆之師固自取此伐然景公舉動如此欲圖伯得乎國夏國佐之孫是爲惠子

九月大雩

薛季宣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按二卿圍鄆旣致西鄙之伐公豈自謂武勇才智足可復鄆故自將侵之耶必陽虎讓斯忌欲

其再往二卿怏怏不樂委其責于公是以公爲孤注耳春秋蓋危公而罪三臣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按是時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巳無復顧忌獨以公在國猶有掣肘故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春秋屢書所以深恨陽虎陷君于死地也

曹伯露卒

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按瓦衛地齊師壓境而公乃出境外者何蓋國夏此役報兩侵之怨其師徒必衆二卿畏懼不出公不敢輕敵故求援于晉而至瓦以會士鞅然曠日持久則齊兵已退矣故晉救不書而書公至見公之親勞征役以罪魯臣之避事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子越嗣是爲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按鹹沙之盟鄭衛皆爲齊而叛晉晉不與較鄭

諸侯皆望風而趍齊又自度力不勍于齊恐致
損威傷重一敗不可復振故不敢聲二國之罪
大肆燓伐以挑齊怒但為侵掠之計以飾體面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齊聞侵鄭則救兵之來必
先至衛故侵衛以急辭書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按前年圍鄆之役謀復故邑尚致西鄙之侵今
以晉故而並將以侵其與國挑怒速禍為人損

已討甚左矣桓子少年不更事何忌學于聖門

亦復如是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元凱曰曲濮衛地高閌氏曰去年公侵齊今

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

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按昭公爲季氏迫逐不得正其終其神主久不

祔廟定公不得正其始凡事刼制于意如卽位

八年禘祫大祭尚未舉行故祔廟之禮至今缺

然叔孫何忌學禮于孔子當是時必嘗以此事與桓子酌議建白于公而陽虎欲殺季氏專國政遂亦從其議以暴季氏之惡而取媚國人所謂托于正以售其不正者也馮允南云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較諸說獨爲確當而季氏私考又云何不直指昭公今曰先公則豈一公之專稱哉竊謂定公以弟嗣兄則以昭公爲先公非過也若杜元凱所謂正閔禧二公位次事雖合義非權時之急務西亭辨疑又謂從祀如今制五品以上得陪祭之謂尤迂謬矣

盜竊寶玉大弓

按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以此封魯公而受賜藏之宗廟者也虎自以昭公祔廟從祀爲大有功于魯遂肆然欲取爲巳有夫充類至義之盡凡取非其有皆盜也况竊取太廟之神器乎故書之曰盜或曰公行刼掠之謂盜潛伏匿取之謂竊既稱盜又稱竊何也蓋列聖神靈於昭在上羣臣百姓叢集在下虎雖大盜其良心亦是內荏盜者著其迹竊者誅其心或謂虎以公從祀計不出巳故使盜竊以撓

其事者迂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子勝嗣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按陽虎權勢在手恣行無忌何爲旣竊復歸此正良心之不容昧處也三后在天靈爽昭爍萬民在下公論沸騰虎豈能晏然有之耶故潛納太廟以自泯其跡穀梁子所謂虎以解衆是已非無用而歸之詞也

六月葬鄭獻公

按是時魯鄭方仇鄭懼有變故三月而葬然魯不以仇故而會其葬者此仲孫學禮于仲尼而以禮相其君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曰五氏晉地李氏孫考曰衛地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孫嗣是爲恩公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季氏私考曰及齊平見魯之睦隣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務於講信修睦者如此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其驗與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王氏經世曰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

子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爲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刼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于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言會而傳言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竟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答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偷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爲齊役乎他書載晏公之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

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爲是則左氏之説爲非矣

按是時魯用孔子齊相晏嬰實一時聖賢之會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則平日之臭味相投可知晏子既久而能敬寧有見聖而不知敬任其君使萊人以兵刼魯侯者乎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不是軒輊齊魯實欲感悟變化俾兩國偕之大道此正是志三代夢周公本心甚至公山佛肸亦欲應召其惓惓濟時

行道之志何嘗一日忘哉今齊魯兩君相見正其所夢想而惟恐不得逢其會者乃不感動之以誠心開導之于禮義而徒以解紛息爭盟誓交責之言應酬之豈大聖人施爲氣象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按是時晉業傾頹齊思復伯故鄭衛所以敢于叛晉者恃有齊在也晉畏齊强不能與敵而徒今年侵鄭明年圍衛適足以堅其從齊之志耳何益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聖人道化所感疆㬥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見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季氏私考曰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爲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勢所必至也春秋内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恃强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郈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

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孫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

宋樂大心出奔曹

季氏私考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諸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爲有罪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書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按宋景以嬖寵之私而逐庶弟則親親之恩廢

公子以愛馬之故而抶寵臣則尊尊之禮忘尊尊親親國之經也而皆棄之此君臣之所以交失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心與地辰佗彊雖非宋之賢臣然以國卿之重介弟之親而一朝以嬖佞逐之體統亦甚褻矣宋其能國乎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按鹹沙之會鄭衛單至曲濮之役鄭衛自盟今兩國同會于齊地則服齊之志益堅圖晉之謀愈亟矣夫晉定公受制六卿其以衰弱鬩釁固不足言獨齊景公在位四十八載又得晏嬰以

爲之佐然即其行事絶無有良法善政足以基伯而紹桓者又安所稱君臣相悅以其君顯乎

叔孫州仇如齊

按此役爲謝歸田致郈也齊以致郈見德叔孫答云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君豈以爲寡君賜義正辭嚴可謂不辱君命矣然魯論語稱其毀仲尼于朝豈其才能應對而獨昧于知聖耶竊謂州仇亦爲身謀者耳蓋郈叔孫之邑也仇恐齊責望于已故假公以庇其私豈盡爲公室慮耶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家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按辰宋景公同母弟也當其爲地請而公弗聽即垂涕泣而諫之可也乃倖然率佗彄以出奔

且其言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盡言懷恨何不忍逐其族兄而獨忍絕同母之兄耶即在陳之日三人者亦必視辰爲行止苟有愛兄憂國之心即三人懷異志猶宜委曲調停使不至于亂從容諭兄爲復國事君之計乃藉陳之力入邑以叛此雖四人之同謀而因情定法辰實亂之首而罪之魁也故書曰宋公之弟一以見景公不能制其弟一以見辰之忍絕于君兄而三人則在末減之條矣故曰及及與暨同義而康侯爲之分辨迂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按大心被子明譖逐怏怏居曹豈忘思亂之心特無釁可乘耳一旦聞四卿首難則扼腕而起豈顧後哉不言叛者蒙上文也夫宋昔遭華向之亂國祚幾揺今又以寵魋之故致五卿同叛主勢孤危偏聽生姦啓寵納侮豈虛語哉故左氏曰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按鄭黨于齊者也自孔子用魯講信修睦乎齊

之後不復與隣國爭故鄭亦忘六年之怨而求
平耳朞月而可效驗固如此家氏乃云魯既背
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不亦謬哉叔還叔詣曾
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子比嗣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按杜元凱曰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夫
城者所以盛民𢿙者人也非其城也州仇既藉
仲孫之力以圍郈而侯犯奔齊矣又何必毀豈

慮犯復入故毀之以絶其來耶然此皆自謂身謀非有意乎公室者藉令侯犯不叛叔孫公山不叛季孫斯以孔子潛乎默奪之機當亦非旦夕間可取效者況仲由哉今叔季既欲甘心于二字而仲孫又能承孔子之德意開諭其心所以决于墮之耳不然何公之圍成而不克耶則豈非以處父不叛孟孫之故耶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按彄公孟縶之孫也是時曹伯陽在位公孫彊當國日馳騁于田獵而不恤國事故衛乘隙而

伐之蓋欲其從齊自以爲功耳豈知艾猳伐于宮寢國本將巳動搖迺忽蕭墻而圖遠畧靈公眞可鄙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季桓子能用仲尼則其處心積慮巳非悼平儔伍而聖人德化又自有以潛孚默奪其心故一聞城池甲兵之對即悅而從之耳然非何忌相爲夾助豈易爲力哉故二都之墮雖叔季善于承聖而維持調運之功仲孫實居多也雖然郈費墮矣狃犯奔矣夫夫可無陪臣之脅矣朱

幾而女樂來受膰俎不須豈非桓子慮漸將及已而故迫聖人之去耶故嘗謂分公室而致魯之削弱者宿也沮聖治而使魯終于不振者斯也見行可之仕孟子豈爲桓子多耶亦恨其不能終用耳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季氏私考曰黃齊地黃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定公習見三家惟季氏最强叔孫次之孟孫獨弱强者且墮况弱者乎不知郈費所以易墮者以叔季受制狃犯自欲墮之而又得仲孫以爲之助耳孟自獻莊僖以至懿子世稱賢大夫而公斂處父宰成亦職貢不缺何罪而欲墮之耶不當圍而圍則孟孫必不心服此處父之謀所以行而成之所不能克歟書圍書至見定公之輕動也穀梁子乃云大公何其謬哉康侯謂

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則不待兵革而自墮則
亦以成爲當墮誤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一名郹氏在鉅野其西南爲曹地季氏私
考曰衛蓋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
以遥制曹也與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爲次
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讙田之東界李廉氏曰此正與
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

已服疆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

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按此三桓之爲也蓋狃犯出奔雖叔季所樂而郈費之墮實非其所願使定公秉聖治維新之始兩都毀壞之初即親賢攬權則三家斂迹國勢改觀豈非復振之一機乎乃女樂受而孔子行矣蚍蜉囿而君志怠矣太阿之柄置之道傍于是三桓急攫而收之遂大集師徒蒐于比蒲一以張私家之威勢一以杜外國之窺伺耳春

秋上書築囿下書大蒐其罪定公之昏惰而著三桓之驕横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晉陽本晉始封之地非趙鞅私邑也鞅見地險兵强心懷覬覦故欲以衛貢五百歸舍晉陽爲後日私據自封之計則叛志已有胚胎矣午邯鄲大夫晉之臣子也因奉命不速遂擅殺之籍秦晉上軍司馬也擅使圍公家之邑則叛狀顯著矣其不聽安于之言豈真畏國法耶恐先

舉事以奸君命則晉陽戒備不得入耳故傳言

奔經書叛非聖人孰能定其罪哉公羊乃謂鞅

取晉陽之甲以逐寅射爲以地正國謬矣且寅

射未逐則伐君之罪未露何以見爲君側惡人

哉穀梁子云叛直叛也得聖人之旨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按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

是爲范昭子二氏固非善族然以邯鄲之故逐

鞅則雖奸始禍之命于理亦非大逆但韓魏二

家鞅之黨也三家鼎立欲共分晉室惡中行范

氏窺晭其旁故乘趙鞅之奔遂以同罪異刑之
言請逐二氏則二氏恨定公之不察而甘冒無
將之誅矣是寅射叛狀在既奔之後實韓魏激
成之也豈可與趙鞅同日論哉况朝歌本衛地
離晉頗遠不能爲亂亦豈若晉陽之切近爲國
患者乎

晉趙鞅歸于晉

季氏私考曰趙鞅之歸韓魏爲之請也荀寅士
吉射逐而趙鞅歸可見趙鞅以叛脅君逐二氏
也歸易辭晉於是乎大失政刑矣其後趙籍韓

虔魏斯共廢晉靖公分其地而自爲諸侯其勢
蓋成於此
薛弑其君比
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
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
用法一人爲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
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爲惡不可不謹
也啖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按戌公叔文子之子陽趙黶之孫戌富而驕縱

宋朝輩倚寵宮闈彼此自不相能必有飛語中傷之者此戌所以見惡于衛侯也乃又不自揣欲去夫人之黨能無逐乎陽戌之黨也語稱公叔文子能薦家臣撰則衛之賢人當有引類同升足爲後人憑藉者今戌以驕戾見逐而卒無一人救援豈皆在黜逐之列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按是時楚勢衰竭諸侯莫從故頓雖素服于楚亦欲背楚事晉而召陵之盟頓子在焉所謂用

夏變夷者陳以盛德之後乃專楚益堅相從滅

國是變于夷者也此春秋所深罪乎

夏衛北宮結來奔

王氏經世曰衛靈沈耳于閨戌陽岐途而出結

又來奔婦之口可以出走婦之哲可以傾城可

不戒哉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按檇李杜元凱云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賈逵云越地然左氏謂

吳伐越勾踐禦之則越反先渡江至吳地吳駐

師境內以待越之禦也則檇李當從賈註爲是

或云此是句踐加兵于吳又與傳不相合光卒子夫差立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按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夫朝歌近在衛西衛自宜警備齊方爭晉伯則利其有叛臣之難故欲救援二氏以樹黨而傾晉至于魯兩都甫墮紀綱未振孔子一去三桓復張內顧且不暇何暇遠出以會齊耶春秋書會書至罪定公之輕動而深危之也牽衛

地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按洮杜元凱云曹地曹在宋西北衛之西南是時宋有五卿之亂勢未能定故乘齊侯在牵而來會以求援耳左氏以爲范氏故則宋豈能舍其國而急人之急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按脤祭社之肉盛以蜄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同福者也然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故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

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奬王室之功而加以殊禮也定公即位十有四年未嘗朝聘而千里賜胙何哉豈以晉伯既衰中夏無統自孔子相魯國勢漸振故敬王假此以親望國耶柰何膰肉不至孔子已行則魯禮蕩廢歸脤之意又何足以感諷魯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季氏私考曰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詞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顧有貶焉蓋南

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爲親隱惡以道諭心而憤激過中施爲無序迹亦不能無涉於亂矣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也當特舉小畏誅豈無媒孽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已而靈公信之矣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閌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辰自陳入蕭與佗彄地心同叛三年于玆矣宋景既不能開釋其弟使之歸國以全手足之義而今年與齊侯會于洮必以靖難之事求之故辰疑懼來奔耳奔而入叛叛而復奔辰亦計窮力極矣宋景不能容一弟使奔竄無門心何忍哉故三書宋公之弟以著其罪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按前年大蒐三桓以墮都之後威勢稍弛故大集師徒以震耀之今何以蒐盡三家僭侈時慮

大國見討齊宋方會于洮以議靖難而公子展來奔恐齊舉兵見伐故預爲警備耳此三桓爲私家之計而公不與謀者也邾隱公因比蒲相近來與公會而不及三桓則三桓固心嗤之矣此哀公二年三卿並將伐邾而不念其來朝奔喪之禮歟

城莒父及霄

按三家分魯公室困乏安得財力以城二邑此亦三桓備齊宋而城之者也元凱謂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則助范之事不經見未可

據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按邾隱公去年來會今又來朝未幾又奔喪卑屈甚矣于貢何以謂其驕乎蓋非其志之驕以定公之卑俯形之見其驕也賓主禮貴相稱況以小事大尤宜謹慎主俯而賓不顧謂之驕也不亦宜乎三家于是有辭于伐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杜氏曰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晉會召陵侵楚頓胡之君皆在後楚有吳患不能報今吳越搆難故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按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四月而不吉又卜五月而後郊也過時慢禮不待譏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按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路寢之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

宮矣定公爲意如所立失正始之義然當其初年陪臣執政國勢分崩固不足責而陽虎出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爲政紀綱粗立正可以有爲之時也乃內淫于女樂外荒于臺囿使孔子不得行其道則魯國之終于不振者非公之失其機會哉薨于高寢非正終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

季氏私考曰罕達虎之孫也鄭秉晉楚之衰卽有許斯之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葢已傻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

達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宋方與齊會洮罕達豈宜畧不相顧乎至哀二年遂敢與晉戰鐵矣杜元凱以爲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王葆氏以爲納宋叛人蓋仍哀十二年左氏說耳然於經未有據也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王氏經世曰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爲是觀望之役又云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代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蘧蒢地闕

邾子來奔喪

按禮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賵禭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而失自見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按此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蓋僖宣昭即位既久嫡母已薨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公初立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

禮也左氏云不赴且不祔夫國君之母卒則史書之何待于赴祔在小祥之後豈待朞而始書甍耶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按禮諸侯葬列國使大夫會之諸侯親會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非禮甚矣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按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敬嬴日中克葬葬後猶可虞若日下昃而葬則失虞之時矣故當爲雨

具而不爲雨止若不爲雨具而雨不克葬則寧有待焉葬而虞可也

辛巳葬定姒

按襄母定姒卽哀母定姒之妾祖姑也告祔之所必配同舉一謚此何禮乎左氏曰不成喪禮杜元凱註云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夫赴猶可言煩禮適妻祔于嫡祖姑妾祔于妾祖姑禮之正也豈亦可以煩而廢耶王氏經世云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巳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書姒氏卒葬定姒皆

正名也則成風敬嬴齊歸稱夫人皆爲非禮而禮自哀公時始定耶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自是確論

冬城漆

按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三桓自邾子會定公時已有所憾而執玉驕傲伐已有辭故恐漆有貳心遂城以杜其釁且于是元年伐邾二年取漷東田七年俘其君所以肆毒于邾者不遺餘力而朝會奔喪之禮意不少加念矣此皆三桓之罪也或歸咎于哀公之惛寃哉